

平阳徐氏纪春秋

□周郢

天启《新泰县志》有云：“新泰列海岱之中，居齐鲁之界，薰蒸磅礴，蔚为人文，故俊杰贞淑，诞育其间。勋业冠琳琅，懿行勒金石。”秦汉至隋唐羊氏、鲍氏、高堂氏，冠盖相望，久辉史简，不烦赘论；而宋元以后仍英贤不绝，其名德首门当推徐氏。自元初徐琛一麾出守，遗爱在野，著勋于朝，其后昆徐彬、徐铎、徐光前、徐之仪诸公，或以政事闻，或以文采显，或以孝义著，莫不继武家风，名光邑乘，声闻后禩。

徐氏史料遗存亦丰，既有族

谱家乘，兼具石刻碑志，复多诗录文集。除表家门世德荣光，也属乡邦宝笈珍史。友人徐勤俭先生执述祖敬贤之心，辛勤发掘，潜心整理，汇为一编，系以年月，附以笺证。千载乡史，百世族系，源流俱呈，本枝毕现，为新甫徐氏谱就一纪历长编，厥功可彰，其行可嘉！

而且在这部《系年》中，还发掘了为数颇丰的逸闻佚史。如元代徐琛神道碑，今存文多漫漶残毁，今据北大图书馆所藏艺风堂旧拓细加辨识，摹录补苴，首尾得完。宋代《徐五评事墓

志》，向不见于著录，作者自村野寻获残石，同时又得徐七、八秀才两碑，可补宋文之缺。明人《永思堂诗》，乃为徐铎敕封卷所题，涵诗二十二首，表彰义行，感叹孝思，诗以传人。皆属新见新获，诚堪珍视！

我个人研究中，曾与徐氏文化有过两次邂逅。一次是在校证宫山元代《汉武帝帝之碑》时，识读出“徐仲达”之名。因其为汉武庙重修发起者，位置显要，颇疑其出名臣徐琛之族。勤俭据此线索，考索出其为徐琛同族徐曾后

裔。另一次则是在抄录泰山万仙楼明代香客题刻时，见有一碑遍镌新泰香社名氏，中有多位徐族人物。亟拍摄发予勤俭。其以族牒印证碑石，得明诸人世系、生平。与勤俭讯息互通，相与碰撞，不仅交流了研究素材，也激发了各自的创新思考。

今勤俭全书将刊，嘱我为序。我既感佩其敏学善思，又因自身与徐族史有此夙缘，故乐而为之序。（为徐勤俭《新泰徐氏研究资料系年》所作序言）

◎ 捕风捉影

试着留住它们

□刘水 文/图



繁花盛开。

杏花盛开时节，我又想起了梵高，想起了他的那幅《盛开的杏花》。画是为弟弟提奥刚出生的儿子画的，大幅的白色杏花盛放在蓝天下，他想着可以挂在婴儿的卧室里。

那是1890年的春天，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。在头一年，梵高已从阿尔勒镇搬到了圣雷米附近的修道院。他先是在2月20日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给侄儿画杏花这件事，到了4月，他又两次在写给提奥的信中谈到画的进展。第一次他对提奥说这幅画“也许是我迄今最好、最细心的作品”，作画时，他“感到很平静，下笔也没有丝毫的犹疑。”在4月30日的信中，他说画杏花时自己倒了，而这时树上的杏花已经快掉完了。他为自己不能多画一些花期中的树，感到有些沮丧。

我在《梵高手稿》这本书里，找到了这幅《盛开的杏

花》。他看杏花的视角也是仰视的，那些盘曲穿插的枝干在晴空下，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伸展，一朵朵的花像星星一样在空中闪烁，次第绽放。想到“次第绽放”，是那些已经开放的花朵和含苞待放的花蕾给人的想象。你想象婴儿躺在床上，仰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画，看着看着，枝头上的那些花苞便一朵朵开了。

去山前的梅园看杏花，我也一样采用仰望的视角。仰视，以天空作背景，删繁就简，画面因此变得简洁、干净，枝干线条的伸屈和交错也变得更加突出和出人意料。

有一个早晨，我一会靠在树干上，一会蹲在树下仰望，我在镜头中任意裁剪或组合着那些花枝，突然感到一种欣喜涌上头脑，那是一种摆脱羁绊、打破局限的自由感。那一刻，感觉自己就像一支春笋拱破了地皮，“噌噌



春日美景。

噌”地往上拔节，又像一只雏鸟终于可以振翅飞翔。这些，只因为仰望，仰望一棵繁花盛开的杏树。

梵高是1888年的2月来到普罗旺斯的，那年春天，在阿尔勒镇，他如醉如痴，画了一系列开花的树，有《粉色果园》《开花的果园》《粉红色的桃树》。

3月30日，梵高给评论家伯纳德的书信：“我正在20号画布上创作，内容是一块犁过的淡紫色空地上两树粉色的桃花，长在芦苇栅栏围起的果园里，背景是美丽的蓝白相间的天空。这恐怕是我画过的美丽的风景画了。”

4月9日，同样写给伯纳德的信：“此刻，我正被繁花盛开的果树深深吸引：粉色的桃树，黄白的桃树。我的笔法毫无章法可循，就是把并不均匀平滑的笔触撞击在帆布上，不加修饰。……实际上，我知道这样的作品挑战了人们心中对绘画技法

先入为主的成见，会觉得它令人不安、使人烦扰。”

4月21日，写给提奥的信：“这幅果园的素描，是我特地准备在5月1日送给你的。……你那时应该在荷兰了，也许当天你会看到繁花盛开的那棵树呢。我手头现有六幅画，画的是花季的果树。”

从春天到秋天，他一刻不停地画，画果园里的树。10月22日的信件：“我还有一幅30号的油画，主题为秋季果园。”画中有两棵柏树、三棵栗树、一棵紫杉、两个树丛、一块沙地、一块草地、一块蓝天。他发誓不要再画了，但是“每天都是这样——时不时会碰到什么特别美的东西，让我不得不想试着留住它们。”

拍了许多的杏花、梅花，我也对自己发誓不要再拍了。但是，那片梅园，那些花树，可不可以拍出新的感觉来呢？